

象皮叢書之一

在塘沽

奚如作

萬人出版社
出版兼發行

綠皮叢書之一

在塘沽

奚如作

1936, 9, 15.

綠皮叢書之一

在塘沽

定價二角正

奚如作

萬人出版社出版

今代書店代理發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版

叢書一覽

棟樹港的一夜(短篇)	路：四幕抗×詩劇(詩劇)	正反合(中篇創作)	起家集(雜文集)
周楞伽	林房舒	李溶華	耳耶
二角半(已出)	二角正(已出)	二角半(已出)	二角半(將出)

自序

這本五萬字的集子，（大概可稱為速寫）在時間上說，是通過四個年頭的產生歷程。比方「襲擊」是寫於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才同「柏林之夜」先後發表於「小說半月刊」。「他鄉遇故親」則在同年發表於「太白」。

一九三五年，在「生活知識」上發表了「找」，在「海燕」上發表了「在塘沽」。

一九三六年，我算是比較寫得多了，「夜鶯」，「申報週刊」，「文藝」（大公報附刊），「現實文學」等，分別發表了另外的幾篇。

這些文章底內容和技巧，實不配「文豪」們底一笑，但如若也有一個或者兩個讀者歡喜它們，那才真地榮幸極了！

奚 如

一九三六，八，六，上海。

在塘沽

這是一個塗染着永難磨滅的恥辱的都市——塘沽。有名的「長期抵抗」主義者們，曾經在這兒同「友邦」簽訂過有名的協定。

當「友邦」更進一步與地咱們「提攜」「親善」，在華北一手撫育成獨立自治，而咱們當代要人們認為還是可以「和平」的時候，我却正在塘沽小駐我底遊蹤。

天氣是說不出來的寒冷。風刮着黃沙在空中怒嚎，海灣凝結成可以通過驟車的。當海船折磨了乘風破浪的威力，笨漢似的突破冰塊前進，在船頭就湧成高厚的冰的山，發出喇喇的響聲。而船尾呢，冰塊又迅速集合起來，凝成原有的平面。這景象，使一個南方生長的我，更加填實了和平津所見的每天凍死三十個人的那可怕的陰影！

說是到上海的船是十一號開駛，可是我在小客棧里呆到十五號，還看不見開駛的影子。這誤期，却不期然而然地補足了我底另外一些見識。

一個專門在車站碼頭替客棧接客，被同行稱呼為「老疙疸」的茶房，想是我如願地給了他一筆小賬——兩毛錢，叫他幾次幌着發光的禿頂，擦着紅蘿蔔一般的尖鼻子，從大蔥氣濃厚的黃牙間，對我友誼地高談闊論起來。

「先生」！他賣弄「在幫」的江湖味兒，閃動着酒精泡透

了的紅眼魔，說：「當然，……當然，……那並不是有面子的事！就是兄弟我，臉上也的確挨過……」他用手掩着嘴，機警地放低了聲音。「東洋人不少的嘴巴子。說句良心話，咱們怎末也不該去貼那些個傢伙，去遊什麼烏街！」

這是他在解釋他昨天的行動。

昨天，他抱了一堆標語回到客棧，把一隻腳朝火爐上一蹺，拍着胸，趾高氣揚地獨自個兒嘆了起來：

「遊一趟街是兩毛，貼貼又是兩毛。操他小妹子！混兩天，怕不就塊兒八毛的麼。這很不錯，這比在風里雪里去接客人痛快的多啊，媽的！」

不等咱們這羣坐在火爐旁邊，耐心等船的旅客們對他投以各種不同的眼鋒的瞬間，他早已一陣風溜走了。

到晚上，當我上街去照顧所謂「西域回回」底小館子，吃一毛錢的牛肉鍋貼，我就看見滿街貼上值兩毛錢的報酬的輿論了。「中日滿提携呀，獨自治呀」！五顏六色，在昏黃的夕陽下做着鬼臉。

我底心裏，猛然憤怒地浮起了這樣的一種念頭：

「這就是治者底成績呀！一個將整塊整塊的領土奉送給人的治者，必然祇有養成如此不知羞恥的風氣！」

今天，當「老疙疸」辯護他底行爲，我陡然含着苦笑問他：

「你既然也覺得那是昧良心的事兒，那你幹麼……」。

不等我說完，他底臉上輕輕地有一陣忸怩的紅暈爬過，陡然失去了慷慨的風度咕咕哩哩地回答道：

「我，……我，……先生！……有四毛錢，我可多過一天日子呀！像張老么，他前天不就凍死在碼頭上了嗎？……不錯，愛國是件挺好的事兒，可是，他奶奶！幹嗎他們把現洋都運走，連咱們全凍死餓死也不管呢？」

「如果有一天，……呢，老疙疸！有錢的，逼着他們出錢；沒錢的出入，去跟東洋人拚命的時候，你老兄打算怎末辦呢？」

「我……我……」他深怕失去了什麼機會似的，格外挺高着發光的禿頂，搶着大聲吼道。「要真有那一天，先生！哪個人底心不是肉做的，兄弟我要不首先抽出刀去『別』（等於刺，殺）那些個東洋鬼子，算不得個男子漢，大丈夫！」

十五號晚上，正逢全塘沽底政府機關準備和平交代給殷汝耕的時候；也是「菊號」巡洋艦開抵塘沽，用探海燈射出恐怖的白光的時候，謝謝天老爺！船是決定了開駛。

於是，我從人叢中擠上船，好多次悄然地立在甲板上，遙對着伴隨我消磨了兩個月旅程的北方，以及許多朋友，投送一個祝福的擁抱。

一九三五，十二，十九。

騾 車

老北風還在像永無休止地刮着。白楊樹光禿的枝幹，被它輕蔑地搖撼着，敵忌地摧折着，發出了抗拒的呼嘯——唵……唵……

地上全結了，在大車通過後的輪迹里，有時填平了隨風捲來的黃沙，有時又被風捲走了，就露出爲騾馬所熟知的兩道曲折深寬的紋綫的道路。

天是太冷了，太陽像害重傷風的病人，成天躺在灰厚的雲彩上，躲避着風寒。雖也偶然伸出點頭臉，但它溫暖的笑意沒有了，徒然閃灼着衰弱而且黃腫的氣色。

這樣的時候，我正在由甯晉到石家莊的途中旅行着，乘了一輛笨重的騾車。

我是打算到了石家莊再換火車上北平去的。

「爲什麼你不搭長途汽車到高邑火車站，偏要在這鬼天氣里坐騾車走呢？」

呆在甯晉用熬受油鍋的勁兒，憤憤地等待着「春天」到來的S君，在我臨走的時候，他格外翻大着神經質的大眼責問我。好像我是個太不可捉摸的傢伙，撇着那近代的物質文明——汽車——不去享受，硬要作一次死魂靈里的主人翁乞乞科夫底派頭，讓愚癡而頑強的聰明馭者綏里方來播弄一下子。

爲了避免他那句對我說過許多遍的評語：「噫！你們寫小說的人，總是有點怪里怪氣的」。我對他默笑了一下，却不跟他作長時間的討論，或者抬一次槓，祇極固執地聲明我非得坐騾車走路不可。于是，他那頂適宜于作深沉分析的舌頭沒有用了，忍耐地對我揮了一下送別兼「由你去吧」的手。我就趕快去叫了一輛騾車，把行李送到車台上去。

我前次從德州到南宮，是曾經領教過了一次中國式的物質文明——汽車底好處，差點沒叫我底腦袋跟我底頸子分家。雖說意外災難是倏倏地躲脫了，可是我底膝蓋骨至今還留下災難底烙印——傷痕。

那災難，說起事是極其平常的。就是我們這國度里原有的道路，本是停滯在適宜於走牛，走馬，走兩隻腳的人，再加多一點，則可以走兩個大輪子的騾車和牛車的階段。然而那些當代的建設家們，却輕快地耀誇着進步，賢明絕頂地就固有的地基上，貪巧取便，稍爲把土剷平一點兒，命名爲「公路」，爲「汽車路」。一碰到雨雪下過後的日子，就原副原樣顯出高低不平，凸凹各異的本色。可憐那跑慣了碎石路或柏油路的寵兒，一傢伙被接請到這里來，就陡地變成了跛子底跳舞——一顛一簸！而且，失去了它原有的骨硬腳壯的本能，常常碰翻了，打着觔斗！

而那些想着乘它奔馳的人們，就自然變成冒險的旅行家了。

我在前次坐長途汽車，就是從翻倒的災難下，幸而保存了生命的一個。所以絕對不敢再來一次冒險的旅行，像那個同車的人，被車身壓斷了頸子。

何況我這次驟車的馭者，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老小孩」，他給予了我許多生動的映象呢。

說他是「老小孩」，那因為他底臉貌是這樣的——

尖尖的，但很結實；蒼老的，但很紅潤。鼻子是高而且尖的，類似希臘形，鼻梁上帶着一架老光鏡子，突出着。當他用那很特別的尖脆得跟孩子們一樣的聲音，對拉着車子走的驟子講話的時候，那突出的老光鏡子，就動彈起來，晃亮着兩點白光。

他是不會比綏里方更不聰明的脚色。

當乞乞科夫在N市被人們懷疑為造假鈔票的，以及誘拐知事底女兒，他不能不趕緊逃走的時候，綏里方是用了這樣的話語來播弄過主人乞乞科夫的——

「不過馬匹底馬掌先得釘一下呀，保甫爾·伊凡諾維支！」

又說：

「唔，對，工夫自然是有的……不過輪子也不行了，保甫爾·伊凡諾維支……總得換一個新箍，路上有這樣多的高低，窟窿，不平得很，……哦，還有，我又忘記了一點事：車台斷了，搖搖擺擺的，怕挨不到兩站路」。

而我底這位馭者「老小孩」，在釘馬掌化去了三個鐘頭

之後，正式趕路僅僅趕了十二里，碰着了一處村鎮上的酒店，他就「嘩啦」揮動了下鞭子，對着騾子尖氣地叫了一聲：

「驢！——」這是給騾子下的停止前進的命令。

騾子停止了脚步，鼻子高興地噴了一聲響。他就從車台前扭過頭來，對我說：

「嚇嚇！客人！……這天氣太冷，喝點兒酒了再去吧？」

于是停下，喝起酒來。這足足化去了兩個鐘頭。可是他還沒打算走，袖着手，聳動着肩膀，跟酒店里許多酒客們攀談起來，他底神氣好像原是這酒店里一個閒散的伙計，絕對不是一個趕路的過客。他在大聲地笑着，嚷着：

「前日個東汪鎮上的廟會，有一台梆子戲，那坤角實在……真……正……唏唏！……」

這時，村鎮上的公鷄們，已經高高伸長頸子在報午了。然而，我們還僅僅走了十二里路。我很着急。我去催他，他即刻板着貓兒臉，鼻子用力帶動着上面的老光鏡子，豎着幾根黃鬍子，責備似的回答我：

「哼！……哼！……忙啥呀？……『趕路不要忙，越忙越慌張』！……」

待他再灌了一壺酒，才從從容容地架起車子離開了酒店。

他被高粱酒醉得醺醺然，簡直在車台前打起盹來了。

拉車的黑騾子高興得很，即刻停着蹄子，對路旁一匹母馬拋送着愛歌——「恩昂！——恩昂！——」同時，格外搖擺着尾巴，豎立起長耳朵。

我謹慎地喚醒了「老小孩」底夢，他似乎動了怒，把鞭子下死力抽打着騾子，不斷地吆喝道：

「嘟！——嘟！——你這娼婦養的，今晚要拉不到牌坊鎮，老子就光給你麥草吃，連一顆棒子也不絆進去的。嘟！——嘟！——」

騾子大吃一驚，討好着主人，提高了蹄子奔馳起來，呆重的車輪碰在那些低窪不平的路上，顛簸着，把我弄得前後左右搖幌起來，頭狠狠地在車板上碰了幾傢伙，感覺到腦漿快要迸裂出來了。

「呃，老人家！……你趕得太急，車子碰撞得太厲害了。……」我對他訴苦。

他像得到了勝利似的，歪着頭，露出一排生蒜氣的黃色門牙笑了——

「唏唏！……唏唏！……俺看還是不要心急的好。……唏唏！該什麼時候到，還是什麼時候到哪！……」

車子又當即慢了，坐着也還平安無事。可是那遙遠的路終於永遠橫在面前，跨不過去，人不能拉着它從馬底蹄子下滑過去呀！但我想：若真有什麼萬能的機器，能夠絞着道路從馬蹄子下滑走，我底馭者該是頂歡喜的。

這樣，待黃昏到來，我們落店的時候，我們祇走了四

十里路。說定了是一天半走完的距離，現在却歸有二百里放在那兒沒有動。

第二天又這樣趕路的中間，使我發現了他底人生哲學。

走到一處並不太窄的處所，迎面有一輛車子滾來了。照着並不克己的辦法，是各人將各人底騾子拉開一點，彼此可以通過無阻的。然而，他們都不。我底這位馭者端坐在橫木上，乾喊着：

「喂！俺拉的客人哪，你得把車子帶到旁邊讓俺過去。」

而那位馭者，也袖着手回答道：

「俺拉的一車子煤哩，怎末帶得動？……還是你讓一下吧？」

這樣兩不相讓，足足對嚷了半點鐘，才在對罵的場合下，彼此硬驅着車子橫撞過去，幾乎都撞翻了車子。

五天過去了，我才像遇着皇恩大赦，到了石家莊。

當「老小孩」把我送進火車站，伸出手來要我另外賞幾毛酒錢的時候，雖說我很想對他發點脾氣：

「『酒錢』？頂好是給你一頓鞭子抽！」

但並沒有那樣作，我還是如願地給了他三毛酒錢，把他打發走了。

逃走的詩人

按照我消磨晚間的習慣，我是總愛去拜訪我那兩位藝術家的朋友。一個是彈楚瓊玲的能手，在好幾次音樂集會里，他底獨奏，是博得了聽衆底好評的。另一個詩人，在大小雜誌上，不多也不少地發表過他底創作。有一個權威的批評家，曾經推許他爲「詩壇上一個最大的熱情者」！

他們兩個人分住在一棟三層樓的普通房子底兩間亭子間里。那楚瓊玲能手，是常將晚間的閒暇，消磨在濃重的咖啡茶里的。而那位詩人底脾氣，是絕對排斥咖啡，祇願意用「油炸果肉」下大杯大杯的黃酒。不過，詩人近來好像酒喝得很少，或許是爲了討得他底夫人更大的歡喜吧？

我之所以能夠成爲他們底莫逆之交，這原因很簡單：我既愛喝咖啡，也愛喝黃酒。我底肺部每天在教室里受夠了六小時粉筆沫的重壓，我是極願多弄點什麼來刺激一下的。很多次，我是陪着那兩位藝術家，左手抓住滿盛咖啡的杯子，右手抓住盛滿黃酒的酒瓶。

今晚，我把一堆學生們底練習簿拋在一邊，從寄宿舍出來，乘着昏黃色的路燈光，狠狠把脖子縮在圍巾里，跟寒冷的風作戰，跑一般的到了他們底住處。

上到二層樓亭子間門口，我敲了下詩人底門，沒有得到像以前詩人那樣對我歡呼的聲音：

「啊！是密史特王嗎？啊！好的，好的。讓咱們今晚在這快快活活地喝點兒黃酒哪」！

也沒有得到他那位夫人一顆單純而且剛直的靈魂所寄托的粗大的聲音，對我轟轟然飄來：

「王先生呀！今天我底老李剛動手在寫一首詩，打算拿去換點錢來付上個月的房租的。呃！你又跑得來跟他喝酒嗎？呃！你！……」

却相反地從門縫里透出了一種哽咽的鼻音。加以房內沒有開燃電燈，黑漆漆地，狠狠給予了我一下神祕的恐怖的感覺。

然而，我是不大能夠去設想詩人有什麼悲哀，值得他呆在黑暗里啜泣。因為詩人在平常是頗達觀的。他那隻高拱的鼻子，就充分顯示了是曾經戰勝過許多憂愁和悲哀的標誌。而且像他那樣懂得了酒底妙用，啜泣是應該被代替了的。雖說他有時陷入極度的貧乏，甚至連打開水的錢也沒有了，往往成天蹙着粗黑的眉毛，沉默着。可是當我請他喝上幾杯黃酒，他即刻就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底詩歌來，露出微微有點暴出的雪白的牙齒大笑。那笑，是永遠給我深深刻下了一個爽快而且天真的映相，使我發生一種嫉妬和摯愛的心情——

「嗨！在現在，還能夠如此痛快的笑的人，是幸福的啊」！

就是他那位夫人，也是不容易啜泣的女性。她是個性

格很倔强的角色。據說詩人對她動了「靈感」，也是爲她底倔强所引起，尤其是她那洪亮的近于暴躁的男性似的聲音，曾經被詩人所誇讚道：

「一顆爽然的靈魂」！

「他倆過得很和氣，爲什麼有啜泣的事呢」？我懷疑着，直到走上第三樓亭子間，立在音樂家底面前。

音樂家像一塊呆木頭，背着燈光站着，兩手交組在胸前，那雙圓而且大的眼睛，像山鳥要嗅出暴風雨底踪跡似的梭動着，閃着白的光。

「我們底詩人是逃走了」！他冷冷地，沒頭沒腦地對我投來一句話，全身還是一動也不動。

「什麼」？我吃了一驚，感到難以捉摸的迷夢。「詩人逃走了」？

「正是。詩人逃走了，遺棄了他底夫人」！他這才揮動着手，意思叫我坐下，在平常我固定地坐在那兒喝咖啡兼喝黃酒的圓桌子旁邊。

「然而……爲了什麼呢」？

「然而，很簡單」，音樂家偏着頭瞟了下籠罩在默思和苦惱之下的大眼睛。「他實在養活不了她，同時也養活不了自己。他底逃走，或者就是一件德行；那是說他倒底也救了他自己。當然，如果還死死呆在一道，兩個生命將全然悄悄地毀滅掉！但，那有什麼意思呢？要曉得在現在，人是不能不選擇一條毀滅較少的道路跨越過去；否則會因

毀滅太多而致冷落了朝前走去的足跡。再說，憐憫也不是得救的法門，你相信詩人就坑在憐憫這個庸俗的字眼上。你是曉得的，他底夫人固然是他從她姐姐磨難的陷阱里拯救出來的，可是，這有什麼好處呢？不過叫她更加蒙上一道悲哀的面網」。他咬緊牙根，躲着腳，加強他憤激的語氣。「媽的！憐憫是徒然引入走入更加陷沒的泥沼里去的鬼火」！

他軟癱地坐下來，似乎幸而碰着了一個談話的對手，有機會把他悶壓了許久的結論說出來，獲得了內心期待着的輕鬆。

房子里很冷，電燈光閃着一種陰鬱的色調。

我們都沉默着，彼此呼吸的微響，這時突然霸佔了整個的空間。

我想起了詩人和他夫人過去的一切經過。

五個月前，他底夫人是寄居在她底姐姐那兒。詩人那時也住在作二房東的她底姐姐底一間亭子間里。並且在她底姐姐家里吃包飯。她底姐姐具有目前頂風行的一種品格：過去曾經努力否認過財產底支配力，但當她忽然有一個機會攫取了財產，就回過頭去詛咒起貧窮來。從那一極端退到這一極端，用兩個不同而且仇敵的人格出現，原是近年出現的像原始時代的爬虫那樣獸性的風氣，遮壓在歷史底頁子上。

當她底姐姐還在為貧窮掙扎的時候，把她從兩千里以